



## □苏其善

每到春暖花开，乡村田间地头的桑树便长得枝繁叶茂，厚厚的桑叶层层叠叠，叶儿嫩得似乎会滴出水来。此时，农家便开始养蚕。

蚕儿喜欢吃肥厚鲜嫩的桑叶，才长得又快又壮。要想养好蚕，首先就得把桑树种养好，有足够的桑叶才行。要想桑树的桑叶质量好，头年冬季就要给桑树修枝。第二年，桑树的新桑叶才能长得又厚又嫩，水分和营养都很丰盛。

农家养蚕分春夏秋冬四季，每季只能养一次蚕。春秋温度适宜，蚕儿最好养，不易生病，产量又高。夏天温度过高，冬天太寒冷，桑树上的叶子又老又硬，蚕儿吃了容易生病，养蚕的数量就少些，蚕茧产量就较低。

待桑树长出鲜嫩桑叶，农家便到镇蚕桑站买回春季蚕种，那黑黢黢的蚕卵密密麻麻实实印在一张厚纸上。第二天，蚕蛋就开始孵化，三四天左右就全部孵出。刚破壳而出的蚕儿细如发丝，按孵出时间不同而分开饲养。否则，因进眠

时间不一致，就会耽误喂养未进眠的蚕儿。

三四天后，幼蚕停止吃食身体发亮，就进入第一次休眠期，称为“进眠”。一天一夜后，褪去第一层皮，称为“出眠”。出眠后的蚕儿又开始吃桑叶了。经过一次脱皮后，就是二龄幼虫。以后，蚕儿渐渐长大，簸箕内就显得有些拥挤，就要为蚕儿分盖，把蚕儿从一个簸箕分散到另一个簸箕喂养。

蚕儿吃食时，在密实的桑叶中，伸出可爱的小嘴，沿着叶子边缘，把桑叶咬出一个个小缺口，传出如春雨般动听“沙沙”声。不一会，原本被桑叶盖住的蚕簸箕中，便冒出一个个细细的小脑袋。经过一个月左右悉心喂养，蚕儿进出眠要反复四次。出过四眠后的蚕儿，就进入最旺盛的生长期，逐渐长得又白又胖，吃食量大大增加，喜欢吃老一点的桑叶。

蚕儿特别脆弱娇气，对水分很敏感，若是吃了沾有热气或水分过多的桑叶就会得病死亡。要把摘回来的桑叶，摊在空簸箕里，把水晾干之后才能喂食。

喂养中，每天还要清理一次蚕沙

(粪便)，把蚕儿移到另外一个干净簸箕(称为翻盖)里，倒去原簸箕里的蚕沙后，又移动另外簸箕的蚕儿到这个簸箕，再铺上厚厚的一层桑叶，如此循环反复，直到全部翻盖完毕。翻盖时，还得往蚕儿身上吹几口高度白酒，再均匀地撒上一层生石灰，用于消毒杀菌，防止蚕儿感染生病。奇怪的是，看似娇弱的蚕儿，可是不但不惧浓烈的白酒和呛人的石灰，反而分外喜欢它们。

蚕儿还怕热气。夏天温度很高，桑叶采摘回家后，把背篓里冒着热气的桑叶，轻轻铺放在簸箕里，再把清水均匀地喷洒在桑叶上退温散热，待桑叶水分干掉，就可以喂蚕了。而冬天或雨天气候温和，摘回的桑叶水分较多又没有热气，则不需要喷水，把桑叶放在簸箕里晾干就可喂食。

养蚕要有蚕架，可请木匠用木头做成，或可用竹子横竖交叉绑成。蚕架按需要做成多层，每层能放四五个簸箕。出了四眠的蚕儿，雪白肥胖的身子好似绣着文身，圆圆的头上出现像老虎额头一样的皱纹。此时，蚕儿吃食很快，它们张开小嘴巴不停地快速翻动，

厚厚的一层桑叶，不一会就被吃得只剩下叶柄和经脉。

蚕儿出四眠后，农家就开始扎制供蚕儿结茧的草笼。大人到竹林把又高又大的竹子砍下来，剥掉多余的枝丫和竹尖，用弯刀破成四块，再划成青黄两层篾片。小孩则将晒干的麦草梳理掉叶子，割成七八寸长短的节，整齐地码放在箩筐里。

扎制草笼时，大人们把两片篾条两头打上结，一头套在柱头上，另一头穿上筷子让孩童双手握着，不停地翻转，把篾条扭成麻花状。大人把割好的麦秸，放进孩童不停翻转的篾片里，随着两片篾条逐渐扭紧，扎制成向四方均匀伸展的草笼。草笼全部扎好后，一圈一圈地盘起来，放到空簸箕里待用。

蚕儿出四眠六七天后，逐渐变得通身发亮，就成为“亮蚕”，被放到小簸箕里，喷上几口高度白酒，再放到草笼上吐丝结茧。待蚕儿全部被捉上草笼结茧后，养蚕就告一段落。

三天后，草笼里便开始结满一簇簇雪白的蚕茧。五天左右，蚕儿在茧子中，最后一次脱皮化蛹。再过大约七天，蛹化为蛾，破茧而出。雌蛾出茧后，尾部发出一种气味引诱雄来交尾，交尾后的雌蛾在几个小时内，大约产下五百个蚕卵，然后慢慢死去。



## □黄官品

### 1 立春

一树树朴素的紫叶李  
满枝点画的蕾托  
一挂挂耍龙舞狮闹元宵  
吹喝上天的爆竹  
房前屋后的树  
田间地堰的草，小河  
听着清晨  
一片阳光催促的哨声  
惊醒梦中  
沉闷板结的天空  
今儿换一件新衣裳  
捆绑原野的荒芜  
烟霭似地退出山水的程序  
麻雀，喜鹊，布谷鸟，满天的云  
从四面八方赶来  
开学似的聚集树梢游戏  
村口，河岸，传来春风列队的脚步  
窗前那盆春兰  
昨夜满屋悄然开了一朵

### 2 冬樱花

曾经的枝枝叶叶，呼吸的尘埃  
灰暗的树干  
轮刻下一圈圈紧箍咒的痕迹  
老天念念有词，蠕动的嘴唇  
密密匝匝的风云  
推铁环似地滚过天空  
一路跌跌撞撞跑来  
背负酸甜苦辣的云雾  
那满目的蓝中，遭遇的雷电，雾霾  
大寒冻死的鸟鸣声，缝补的心  
堵塞路口的天气、咳嗽、房贷、病毒  
一场场负重的大雪凭空而来  
借道栖身人间  
看见黑夜似的枝头  
绣一朵朵乳头的花儿  
在冻僵的梦中，张开温暖和爱的口  
吮吸骨缝里的大寒  
咀嚼三九四九要命的谚语  
遍地冰雪的日常，心善血热的人  
熬一锅麦芽糖，怀抱冬至  
摇曳的星辰，繁衍的梦  
冬樱花靠满而尘埃的言语  
在迷茫的冬日大地上

## □冉杰

雪落的声音，像在回忆一种往事。  
哀嚎的泪水不会成为悲痛的遗物。  
2022年的12月，遍地堆满了雪，  
雪花冻结了时间，跑跑雪峰，  
以独立的方式，支撑起苍茫大地。

雪地上的爪印，成了演戏的主角，  
吟唱出杂乱无章的台词。  
纷纷扬扬的雪，以冷漠的谎言  
安慰被埋葬的野花野草。

## □三都河

南岳七十二峰的尾峰  
俯首湘江边  
当了饮马江湖的龙头  
因为儒释道交融  
因为惟楚有材子斯为盛  
晋朝罗汉松唐代银杏  
宋时香樟明清枫栗  
纷纷纳入了

## □龙泽平

已经是春天了  
我发现有的桂花树还在开花  
那羞羞答答的点点金黄或者乳白  
跟新芽混在一起  
在春风的吹拂下  
像无数天真无邪的孩子  
在绿叶间躲躲闪闪

## □李诚

树枝上落满了  
一层春雪  
如空投的一朵梨花  
柳枝浮动的几只麻雀  
就像校园的游戏的学子

## □李诚

写一树静默粉红的花朵  
像一封寄往春天的信  
输出的诗和远方  
在四面草木枯萎的苜蓿中  
独善其身  
招魂天下，图解万物醒来的眼神

## 3 樱花

天空还没脱去倒春寒的外衣  
大花桥头一树红翻天的樱花  
让周围的高楼哑口无言  
让三月天的蜜蜂蝴蝶  
怎么也飞不出一朵樱花的灿烂  
一朵朵不满月的小花儿  
一张张天资丽质的小脸蛋  
一枝挽着一枝的衣袖  
一树背着一树的情爱  
仿佛一夜之间  
穿着花衣裳跑出来  
簇拥在郊外，一声吆喝  
坐上春天的花轿  
麻雀喜鹊布谷鸟，敲锣打鼓  
像喝醉酒喜酒，春风喊了一声美

## 4 紫薇花

一身疲惫，从秋风中走来  
一场场霜雪，从天上捡来的披风  
证明一尊铁骨铮铮的雕像  
一辈子搭配的绿叶红花  
立春后  
从远而近的心愿登上枝头  
从不和临枝的鸟儿，搭腔说话  
也不和凤，戏言  
模糊的印象，毛茸茸的火芽儿  
无声无息排着队  
挤倒一片阳光和风声  
活着，以一棵树的名义  
风风火火亮相街头  
那一树树翡翠的绿  
那一树树火焰的红  
招魂的花朵，赶集似地涌现枝头  
怂恿大地  
搅碎天空的一场场暴雨  
此时，等你看清紫薇花的容颜  
她忽然转身离去  
留下一树揪心的尘烟  
飘逝在喧嚣的街头  
席地烫人的美



## □冉杰

成堆的乱石，刻画出冷酷的雪风，  
被风吹过的黑纱，像孤独的蝴蝶，  
在雪水之上煽动乏力的双翅。  
雪就是一把锋利的刀片，  
寒光逼人地刮尽翅膀的鳞片。  
雪花冻结了时间，跑跑雪峰，  
以独立的方式，支撑起苍茫大地。

## □冉杰

雪地上的爪印，成了演戏的主角，  
吟唱出杂乱无章的台词。  
纷纷扬扬的雪，以冷漠的谎言  
安慰被埋葬的野花野草。

## □三都河

南岳七十二峰的尾峰  
俯首湘江边  
当了饮马江湖的龙头  
因为儒释道交融  
因为惟楚有材子斯为盛  
晋朝罗汉松唐代银杏  
宋时香樟明清枫栗  
纷纷纳入了

## □龙泽平

已经是春天了  
我发现有的桂花树还在开花  
那羞羞答答的点点金黄或者乳白  
跟新芽混在一起  
在春风的吹拂下  
像无数天真无邪的孩子  
在绿叶间躲躲闪闪

## □李诚

树枝上落满了  
一层春雪  
如空投的一朵梨花  
柳枝浮动的几只麻雀  
就像校园的游戏的学子



## □文贤猛

城市逐水而居，人们说城市是江河湖海润出来的。城市酒旗飘香，人们说城市是美酒醉出来的。用这种造句方式思考城市，那也可以汇集一座关于城市的语言描述之城。当我们思想接地气些，我们的城市其实是柴火香出来的——

那是屋檐下的柴火。  
那是舌尖上的柴火。  
那是一砖一瓦一灶一柴的味道。  
那是一座城市正宗的人间烟火。  
这是一段让今天的年轻人惊讶的描述，在他们的城市烟火天空，看到的是天然气灶、液化气灶、电饭煲、微波炉、电磁炉，没有泥土味，没有柴火香。我们见证了城市烟火史的沧桑巨变，中国几千年柴火煮饭的历史，我们刚刚告别，他们刚刚错过——

二哥是我们兄弟中第一个进城工作的，这在上世纪70年代末是让山里人特别惊讶特别羡慕的山村大事。我们给二哥收拾行李，父亲却在柴房劈柴。出门的时候，父亲提来一捆柴，拿着两把刀，一把是砍柴的柴刀，一把是抹泥浆的泥刀。父亲早年在城里一家药铺当过学徒，负责一排煎药的土灶，给病人煎煮药，就在土灶上熬药。父亲为我们的惊讶而惊讶，扛着柴火上路，平静地对二哥说：“以后得你自己生火煮饭啦！”

二哥的宿舍在一幢三层楼房的二楼，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两边也都是门，每扇门后就是一间或两间宿舍，很像旅店的大通铺——这就是著名的“筒子楼”，这就是九十年代以前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
房间里是一个被以“厘米”为单位分解的天地，“厘米”分解出所谓的“卧室”“书房”“客厅”，在狭窄的空间中，它们其实就是一个生活的符号。

房间里没有厨房的位置，家家户户把厨房安置在走廊上，一个简单的土灶，一张伤痕累累的旧课桌，旧课桌上放着切菜板，锅碗瓢盆。



## □刘友洪

即便是对九分旱地一分水田的山里人来讲，水稻都是不可或缺农作物。且不说那黄澄澄的稻谷，那被山里人称为细粮的香喷喷的白米饭，是我们这些山里娃眼中的宝贝。单就说那稻草，也是山里农家一年四季必备的物资了。

比如冬天临近，要把床上那用了一年的稻草(山里人称之为“床草”)换掉，重新铺上金秋时节刚刚收获的新鲜稻草。又比如，山里的坐凳除竹木制作外，还可以用稻草编织，并且它有一个土里土气的名字——“草墩”。那是我们山里娃最喜欢的凳子，当年读书需要自带桌椅到学校，教室里就有不少草墩，那绵软却又踏实的感觉不亚于于家中孩子的关注，就怕火种“走失”。

稻草也是牛羊冬天的粮食，每当大雪纷飞一片白茫茫时，牛羊就在茅草屋里一边咀嚼着稻草，一边回味着泥土的芬芳。我曾在天冷的时候，钻进牛栏楼上的稻草里看书，那稻草的温度暖遍了我全身。

说起稻草，必然要说到草鞋。每当金黄的稻谷铺满水田，我就看见一双双草鞋在滚滚稻浪中若隐若现。



幸运的是二哥接替的是一位调进省城的大学生的宿舍，门前土灶、旧课桌都没有搬走。父亲带着我们到楼下挖了些泥土，浇上水，放些从家里带来的稻谷壳，搅拌均匀，用泥刀把二哥门前的土灶整修好。

刚修好的土灶不能生火，父亲从背来的柴火中分出一小捆，带着我们到城里的姑妈家认门。姑妈接过柴火，非常高兴，说还是你送来的柴火好烧。姑妈家有两眼灶，一眼烧柴，一眼烧煤。不是客人来，不逢重大节假日，姑妈家的煤炭灶是不会冒烟的。

看着姑妈家那两眼小小的土灶，想想老家那些土灶，柴火上有大锅、中锅、小锅和鼎罐，煤炭灶上有大锅和小锅，炒菜的，煮饭的，热水的，炖汤的，有灶有锅承担，让排烟道连在一起，就有一把乡村烟火的竖琴，弹奏出的就是乡村的炊烟。不像城里人家一眼灶一口锅。最为关键的是乡村家家都有柴屋，绝对不会断柴，就算煮一锅野菜，乡村没有断炊的时候。城里不会断粮，但绝对有断柴的时候，去看城里的亲戚，他们总会叮嘱记得带一捆柴来！

我突然为我生在乡村骄傲起来！二哥在城里上班，我在城里上学。乡间引火用干枯的松枝，火柴一划，灶口立刻红火起来。城里引火用纸，划了好几根火柴，纸也引不燃柴火，这是我和二哥特别着急的事情。煮饭的时段，一家炒蛋满楼香，一家炒辣椒满楼泪。乡村炊烟从山野中升起，城市炊烟从楼房中升起，这就是那个年代大地上烟火共同记忆。

二哥为锅里的米、偶尔的肉腥上班，我除了上学，还得操持灶里的柴，父亲不可能总往城里送柴，城市江边沙滩大水冲来的枝叶，街道树下风吹落的树叶，城市后边山上的树林，那是我和很多城里人关注的柴场。那个年代的城市最吃香的部门是糖酒公司、食品站，

# 城市烟火

粮站，还有一家单位特别让人高看，那就是木器厂，那是城里最好的柴场，可惜直到用上蜂窝煤，我与木器厂也没有建立起友好关系。在乡间长大培养出的砍柴本领，让我在城里也有了一席之地，我是我们那楼道和姑妈家最受欢迎的人，我是他们的“柴子”……

我不知道其他城市告别柴火煮饭的年代，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所在的城市江城万州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煮饭燃料，这就是来去匆匆的蜂窝煤，它的学名叫型煤，我们一般都喊它煤球、煤饼、藕煤，是一种用煤末、碳化锯木屑、石灰、红(黄)泥、木炭粉作混合物基料，在一种就像断开的藕节一样的磨具里加工而成。

蜂窝煤大规模走进千家万户是八十年代前后的事情，事实上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，就有了这种奇特的燃料，翻开两汉以后文人墨客的文章，我们总会看到“兽碳”“香饼”“香兽”“金兽”之类描写，那就是最早的蜂窝煤。北周庚信在《谢起赉王丝布启》中有“覆鸟毛而不暖，燃兽碳而逾寒”。白居易在《青毡帐二十韵》中有“兽炭休亲近，狐裘可弃捐”。李煜《浣溪沙》中有“红日已高三丈透，金炉次第添香兽”……

文人墨客笔下有记，但是我们不明白，这么好的燃料为何直到两千年后才走入寻常百姓家，让北京人第一个喊出“蜂窝煤”，让蜂窝煤走进特制的蜂窝煤炉子，让蜂窝煤上燃出的红通通的火光煮香我们的一日三餐。

筒子楼走廊上柴火灶一个个拆去，圆筒状的蜂窝煤炉，炉边圆圈的整齐的蜂窝煤，小火钳，破蒲扇，碎木块，成为每家煮饭的标配。蜂窝煤火力足，烟不易，但是生火讲究技术，因为生火不易，所以保住蜂窝煤炉中的火成了我们关注的事情。上班时偷偷溜走，跑回家看炉中火。半夜起来几次，关心的还是炉中火。对蜂窝煤炉里火的关注不亚于于家中孩子的关注，就怕火种“走失”。

蜂窝煤炉的时代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家，炉中有火，炉上有热水，打开炉

门，蒲扇一扇，想煮什么就煮什么，家中永远充满着温暖。

跟着蜂窝煤一同上场的还有煤油炉、电炉，可惜因为煤油供应困难，电力普遍不足，这两种城市烟火没有成为生活的主旋律。蜂窝煤的味是大家熟悉的味，煤油炉的味是大家羡慕的味，电炉的味是大家要责骂的味。哪家一烧电炉，哪家楼共用一个厕所、一个洗衣房、一个取水房的尴尬时代远去啦，一层楼走廊上各自生各的火、各炒各的菜“百家宴”时代远去了。

推开房门，房间开始以“米”为单位分解出真正的书房、厨房、客厅、阳台、卫生间，厨房里没有了旧课桌，明亮的灶具，高大的冰箱，百宝箱一般的橱柜，蒲扇、火钳、炉门、风箱这些当年调节火大小的工具早已派不上用场，开火、关火、大火、小火，全在灶上旋钮之中，我们掌握了自己的生活！

回眸这片土地上的人间烟火，柴火燃旺我们的生活用了五千多年，蜂窝煤红火我们的生活用了几年，在漫长的历史天空，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那么突然，那么迅速，恍然如梦，但是我们赶上了，我们见证了那个伟大的时刻和伟大的时代。我们在温饱和富庶之后，总会将昨天的事物追认为文化，以怀旧的方式去回味去确认。于是，城市出现了很多怀旧柴火饭、柴火鸡、柴火牛肉、乡村厨房，那是柴火的味道，那是记忆的味道，那是乡愁的味道，那是岁月的味道。

告别住了二十年的商品房，在城市江边一处小洋楼选中自己的房子，给生活一个新的高度。搬家那天，大哥一早从乡下赶到城里，背着一捆马桑树枝条。敲开门，大哥急匆匆地把马桑树枝条放进明亮厨房，大声念道：“马桑树柴！马上发财！”

树叶上露珠晶莹璀璨。

师范学校，端上了铁饭碗，成为老师口中“穿皮鞋”的人。但在我的骨子里，依然固执地认为我是穿草鞋的人。

如果非要说是穿皮鞋的，那么我也是穿着草鞋再穿的皮鞋。或者说，我是把草鞋当作袜子，然后穿进皮鞋的。

我永远都不会隐瞒，我是穿着草鞋长大的。是草鞋磨炼了我的意志，我爱草鞋的骨气。

当我的脚丫子与草鞋接触的瞬间，稻草的香味弥漫心间，草鞋的灵与肉通过脚底的穴位，传遍了我的全身。

五  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不单是城里难见草鞋，就连农村也鲜睹其芳容。现在的草鞋，多半是在某个景区，扮演旅游纪念品的角色。儿子儿媳知道我的草鞋情结，去旅游时给我买了双草鞋，作为礼物送给我。

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曾经这样写过：草鞋平淡得像绵延而来的每个寻常日子，不管道路有多深远，穿上它，心里就踏实；它承载过贫穷与艰辛，也为普通百姓带来过舒适与温暖！

我拿出儿子儿媳的礼物，穿上走了几步，那久违的感觉迅即向我袭来——与穿皮鞋全然不同，我又感受到了大地的纹路和脉搏。那草鞋着地后，稻草之间“嚓嚓嚓”的摩擦声，又唤起了我心灵深处浓浓的乡愁，许多逝去的画面就像放电影一样，在我的眼前转手可及。

是啊，草鞋！这个陪伴我度过童年和少年，与我生命相连的故旧，它浸泡在我们这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浓浓的乡愁里，只要一触碰它，就能泛出醉人的馨香。

# 怀念草鞋

拉压打等若干动作后，就温顺成了一双合脚的草鞋。

我的爷爷辈和我的父辈，大都会编织草鞋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的外公是编织草鞋的能手。我的外公特别擅长编织一种叫“满耳子”的草鞋，那是专门用于冬天穿的。它不像夏天的草鞋那样四面透风，鞋的四周要用草索密织。这种草鞋是山里人一个冬季的主打。穿的时候要

先打绑腿，然后用几张玉米叶将脚裹住，再往“满耳子”草鞋里塞。如果上山干重活，还要给“满耳子”草鞋套上钉爪，这样就能大大增强其防滑的性能了。

要说草鞋有多漂亮，穿着有多舒适，那是骗人的。我记得小时候穿草鞋时，那糙抽的绳索，常常把我的脚磨起泡，甚至磨破皮，以至脚后跟脚蹠处这些经常摩擦的地方，都长出了一层老茧。父母心疼我们，就把不能穿的破衣服剪下几块布来，把草鞋上那些磨脚的地方，作些简单处理。

草鞋是草做的，肯定不耐穿。我就因为穿草鞋，穿出了不少洋相。

那时我从老家到学校读书，要走十多里的山路，得花一个多小时。那山路全是黄泥巴路，加之山里雨水多，我深一脚浅一脚行走过来，满身的泥已使我分不清哪是草鞋哪是脚了。记得有一次我去上学，脚下一滑，把系草鞋的绳子弄断了，只好提着草鞋，打着赤脚到学校里进了教室。我那狼狈的样子，立刻引来同学们一阵轰堂大笑。

# 怀念草鞋

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草鞋的赞美。

那些草留在山野，可与山岚为友，清逸俊秀，潇洒自由。作为牛羊草料，可价值再造，实现重生。即使倒伏于地，化为泥土，亦可守护家园，陪伴大地母亲，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再添一把肥力。

而作为草鞋，既没了草的外形，也没了草的尊严，被人踩在脚下，作了人的垫底，还整日与汗水为伍。

夏天，草鞋要用它那柔弱的身躯，去抵挡石头的尖砺和路面的灼热。冬天，草鞋不惜毁掉它那白晰的面容，给雨里来雪里去的脚一个温暖以及干净的世界。

正是草鞋的这种奉献与牺牲，给了山里人持久的脚踏实地的依靠。这又像极了那山里人，没有华丽的外表，也没有动听的言语，却坚守着勤劳质朴。

四  
草鞋与皮鞋，曾是农村与城市的分水岭。

上初中那会儿，稍有懈怠，老师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：“不好好读书，就一辈子穿草鞋。”老师把吃商品粮、农转非、“脱农皮”形象地称为“穿皮鞋”，这个华丽的转身称为跳“农门”。我低着头，看着脚上的草鞋，它那平日温温柔体贴的面目，此时变得丑陋起来。我连忙收起我那贪玩的本性，埋头啃起书来。

我不说肯定你也猜到，亲爱的读者，我在16岁那年，成功地考上了中等



## □冉杰

成堆的乱石，刻画出冷酷的雪风，  
被风吹过的黑纱，像孤独的蝴蝶，  
在雪水之上煽动乏力的双翅。  
雪就是一把锋利的刀片，  
寒光逼人地刮尽翅膀的鳞片。  
雪花冻结了时间，跑跑雪峰，  
以独立的方式，支撑起苍茫大地。

## □冉杰

雪地上的爪印，成了演戏的主角，  
吟唱出杂乱无章的台词。  
纷纷扬扬的雪，以冷漠的谎言  
安慰被埋葬的野花野草。

## □三都河

南岳七十二峰的尾峰  
俯首湘江边  
当了饮马江湖的龙头  
因为儒释道交融  
因为惟楚有材子斯为盛  
晋朝罗汉松唐代银杏  
宋时香樟明清枫栗  
纷纷纳入了

## □龙泽平

已经是春天了  
我发现有的桂花树还在开花  
那羞羞答答的点点金黄或者乳白  
跟新芽混在一起  
在春风的吹拂下  
像无数天真无邪的孩子  
在绿叶间躲躲闪闪

## □李诚

树枝上落满了  
一层春雪  
如空投的一朵梨花  
柳枝浮动的几只麻雀  
就像校园的游戏的学子



成堆的乱石，刻画出冷酷的雪风，  
被风吹过的黑纱，像孤独的蝴蝶，  
在雪水之上煽动乏力的双翅。  
雪就是一把锋利的刀片，  
寒光逼人地刮尽翅膀的鳞片。  
雪花冻结了时间，跑跑雪峰，  
以独立的方式，支撑起苍茫大地。

## □冉杰

雪地上的爪印，成了演戏的主角，  
吟唱出杂乱无章的台词。  
纷纷扬扬的雪，以冷漠的谎言  
安慰被埋葬的野花野草。

## □三都河

南岳七十二峰的尾峰  
俯首湘江边  
当了饮马江湖的龙头  
因为儒释道交融  
因为惟楚有材子斯为盛  
晋朝罗汉松唐代银杏  
宋时香樟明清枫栗  
纷纷纳入了

## □龙泽平

已经是春天了  
我发现有的桂花树还在开花  
那羞羞答答的点点金黄或者乳白  
跟新芽混在一起  
在春风的吹拂下  
像无数天真无邪的孩子  
在绿叶间躲躲闪闪

## □李诚

树枝上落满了  
一层春雪  
如空投的一朵梨花  
柳枝浮动的几只麻雀  
就像校园的游戏的学子